

大同 小说精选

王祥夫 任勇 / 主编



一本生命的记录，一本时代变迁发
展的文字录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虽然逝去
却注定要永远留在我们记忆
深处的人和事。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大同

大同 小说精选

王祥夫 任勇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同小说精选 / 王祥夫, 任勇主编.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378-4568-7

I. ①大… II. ①王… ②任…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1518 号

书 名	大同小说精选
主 编	王祥夫 任 勇
责任编辑	李建华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502 千字
印 张	28.25
版 次	2015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68-7
定 价	58.00 元

《大同小说精选》

编委会

顾 问：马 骏 曹 杰

主 任：聂还贵 李大军

副主任：杨 旺 高志平 王祥夫 程文栋

委 员：柴京海 王小平 任 勇 马 海

 阎桂花 冯 楦 王占斌

主 编：王祥夫 任 勇

序

打开这本小说集，老朋友都在这里，不一一细数。多少年过去，还要有多少年过来，多少人离去，多少新作家的出现，山西大同在整个山西文学地图上始终是引人注目。在这个集子里，也只能凤毛麟角一般地精选了有数的小说作品，但“一斑可窥全豹”这句话正好用在这里，豹子是美丽的，美丽不单单是它的皮毛，还在于它的速度和敏捷。这就像是这本集子里的大同作家，他们是代表性的，代表这个城市，也是这个城市文化的骄傲，他们对时代和社会的敏捷程度不亚于在原野上奔跑的豹子，他们将一路奔跑下去。

大同是山西的小说重镇，其在文学意义上的分量不容小觑，众多的国内名家从这个古老的城市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众多的各种文学奖项又被他们从外边捧回到这个城市里来。可以说，从1949年以来直到现在，是大同市小说最活跃也最有分量的一个时期，足以空前，但希望不会绝后。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更多的年轻朋友们跟上来，文学和艺术从来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希望一浪更比一浪高。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在大同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文学的风景，大同这边独好！

虽然这只是一本小说集，但也可以说它是一本生命的记录，一本时代变迁发展的文字录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虽然逝去却注定要永远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人和事。这本小说集，既是大同的，又是山西的，还应该是全国的。一滴水可以见到太阳的光彩，这本集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滴晶莹闪光的水滴，它在山西北部的古城向世人闪烁它的光彩，我们在它的闪烁之中看到了时代的日月星辰，人心的风花雪月，梦想即将成真的未来。

王祥夫
2015年8月

目 录

马 骏	两只羔羊 / 001
马 海	洗澡 / 010
王有国	卖苦菜的孩子 / 028
王祥夫	婚宴 / 030
王保忠	萨克斯 / 040
乌 人	在法庭上 / 052
左 左	最后的飞翔 / 060
任 勇	黄花女人 / 069
孙天生	脸盆 / 088
刘云生	远去的粉蝴蝶 / 103
刘增元	口泉沟旧话 / 115
刘福林	小厂盖了一幢楼 / 126
吴永华	喊魂 / 147
张 钰	老陈卖瓜 / 158
张枚同	麦苗返青的时候 / 171
程 琪	
李 岗	浮沉日月 / 179
李 进	白羊恋歌 / 200
李继文	华容道 / 208

李秀峰	村间轶事 / 211
李婷华	初来北京的女人 / 227
李金桃	齐村的大事儿 / 240
陈 年	生息图 / 252
庞晓昆	我的心灵仙子 / 263
杨生贵	嫁 / 266
赵心瑞	老实人老张 / 276
姚桂桃	蚊子标本 / 279
段雅华	沉 / 285
聂还贵	项羽与剑：不朽的对话 / 297
贾 文	沟底有片荞麦田 / 304
素 荣	五月的秋 / 316
黄树芳	在 48 号汽车上 / 326
黄静泉	修脸 / 336
阎桂花	父亲和公爹 / 346
曹 杰	跃虎山下 / 356
曹乃谦	佛的孤独 / 368
雁 阵	凤蝶 / 399
蒋存发	糕 / 411
魏 军	返乡 / 431
任 勇	后记 / 443

两只牴羊

马 骏

马骏：山西朔州市人，1946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业务职称：一级文学创作。先后担任雁北地区、大同市文联主席。曾兼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007年7月，出版《马骏作品选集》四卷。先后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三百多万字。

日头把村前的羊场子晒得暖洋洋。场子周围的白杨树抽出了嫩绿的新枝，一股股清风吹过来，鹅黄色的小叶片轻轻地抖动着。各家当事人的男女趴在羊场的矮土墙上，指指点点，叽叽喳喳。绵羊们瞪着惊奇、狐疑的蓝眼睛，咩咩叫着。那两只高大的牴羊，警惕地扬直脑袋，耸直耳朵，雄视四周，不知将要发生什么变故。

“队长出来了！”孩子们听到一声喊，撒着欢儿奔过去。

只见刘二旦挺胸抬头，洋洋自得，端着半帽壳不知什么东西，旁边跟着会计、羊倌一帮人。蓝帆布制帽里不是娃们渴望的糖蛋儿，而是纸蛋儿。去年腊月初九，刘二旦娶亲时，就是用这个帽子端着糖蛋儿撒给小把戏们的。要不，他们为啥磕鼻子碰牙跑得这么快。哎，对了，刘二旦不是那个“末品官儿”作业组长吗？怎么成了生产队长？事情是这样的。去年划分作业组时，全队没人要的那些尖头滑脑的社员，就像拚杂盘儿似的凑了个第三组，由于没人当组长，刘二旦赌气揭了这个榜。全村人说，神仙也搞不好这个组。然而，事出所料，刘二旦使枪弄棒，连“踢”带“咬”，把个作业组闹腾得轰轰烈烈，秋后还夺了魁首。刘二旦进了广播匣，名声大震。今年实行包产到户，社员们一致推举他当队长。名正言顺，光明正大，“末品官儿”晋升了一级。

刘二旦生不逢时，走马上任没见一星油水，倒是遇了一堆麻烦事。包产到户，简单吗？分土地，放牲口，定产量，议报酬，写合同，做报表……还得查灾情，解纠纷，排干扰，平诉讼……着实搞得他焦头烂额。不过，刘二旦毕竟是刘二旦，麻烦疙瘩逐渐解开了，眼下只剩下一个就是下放羊群。他们队准备实行“分户喂养，幼畜分成”的办法。一百四十多只羊按大中小和公羯母搭配，每户一份。一份一个纸蛋儿。刘二旦的帽子里装的就是分羊的纸蛋儿。

娃们挤在他身旁，确信里边不是糖蛋儿，才扫兴地散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仰起圆乎乎的脸，咕嘟着小嘴问：“二旦叔叔，啥时候再娶媳妇儿呀？”引起一片笑声。

刘二旦俯下身子笑着说：“你个小鬼头，二旦叔叔又不是牝羊，娶多少媳妇呢！”他没看到夫人“白菜心儿”就站在身后。媳妇脸儿一红，低声骂道：“真是个愣子。”笑声更响亮了。

在那边靠羊场围墙站着的二旦本家叔叔刘六，倭瓜脸一沉，翻着白眼说：“哼，没成色的一对，没成色……”

紧挨刘六的“小舌头”，趴在羊场的矮土墙上，用胳膊肘碰碰刘六，低头询问：“他六大爷，那两只骚胡（公羊）没听说咋分呀？”

刘六没挪窝儿，提高声说：“那还咋分，混进里头，抓吧。”

“小舌头”担心地说：“两只骚胡不会包进一个纸蛋儿吧。要是那样，谁抓住了……”

刘六的倭瓜脸不屑一顾地抽搐了一下：“没准，碰命吧！”说完朝人群走去。

“小舌头”的心怦怦跳，抓住骚胡可就完了，不会生养，又费草料，白吃饱。他伸展右手，用左手抠着里边的强茧。一春天，他就用它抓了好几回纸蛋儿。土地、牲口、农具，都是头等。他的八字好，老伴也夸他有只福手，并且吩咐他只用右手抓。他打定主意挨到后边再动手，等别人把骚胡抓走以后就放心大胆了。

“他二大爷，”“小舌头”听得有人叫，扭头见是“六月韭”，“要是抓住那两只老骚胡，就倒了大霉啦。”

“小舌头”无可奈何地说：“那就看手上有没有福气吧。”神情中夹带着三分自豪。

“六月韭”拍拍“小舌头”的肩膀，冲着“白菜心儿”，努着嘴说：“瞧瞧那个小白脸，腆着个肚子，把她兴头的。嫁了个扁豆官儿，当是做了太太啦。她那颗肚一准是刘二旦的？哼，也许刮进了野籽哩。喏，他二大爷，您瞧，瞧那个

德行！”

“小舌头”突然叫道：“嗨，开始了！快去吧！”

抓蛋儿开始了。刘二旦双手缢紧帽口，只留出一个能伸进手去的窟窿。抓上纸蛋儿的先跟会计对号，然后羊倌把羊认准，赶出栅栏门。抓到好的喜气洋洋，抓到赖的也庆幸没碰上羝羊。

“六月韭”可没长着“小舌头”那样的福手，一下子就抓住只老骚胡，干气没说的，一屁股坐在树底下，生闷气，转眼珠，打主意。

一只一只圆滚滚的母羊被人牵走了，“小舌头”的右手心冒汗了。老骚胡只剩下一只了，莫非可巧叫他抓住不成？他忐忑不安地挤到队长跟前，把右手在衣襟上擦了擦，伸进帽子，捏住一个，放开，又捏住一个，又放开了。

刘二旦剪纸人般的大眼睛看着他那诚惶诚恐的模样，心里好笑，催促道：“快抓呀，这又不是摸生死牌！您老有一只福手呢，怕啥。”

“小舌头”运了运气，闭上眼，捏住一个，抽出手来。不知是纸蛋转得紧，还是手指头僵，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展开。

站在会计身旁的三老虎大声问：“几号？”

“小舌头”颠儿颠儿跑过去，把火柴盒面似的小纸片搦到会计面前：“是 6 号吧，看看，我，我是啥……公的母的……”

三老虎笑着说：“这老汉，老糊涂啦。你是个老骚胡！”人们嘻嘻哈哈，逗起乐来。“小舌头”这阵儿啥也顾不得，心跳得像发动开的柴油机，蹦蹦蹦，蹦蹦蹦。三老虎一眼从会计手中的表格上看出来了：“6 号，一公一母，秃角老骚胡，黑眼圈大母羊。”

“小舌头”的脸一下子变白了，结巴道：“不，不……不对吧。”又仔细瞅瞅手中揉皱的小纸片，问：“这是 6 号还是 9 号？”

三老虎凑上去看看，说：“这老汉挺鬼大，会倒过来看。没错，就是 6 号。”

“小舌头”无可奈何地喟然长叹：“唉，这算倒运了……”两手攥得关节嘎巴响。

三老虎逗趣道：“一公一母有多好，难配这么巧哩。”

社员们都抓完了。刘二旦从帽壳里抖落下最后一个纸蛋，这算他的。也巧，刚好是两只大母羊，有一个还怀着羊羔。“白菜心儿”乐呵呵地进羊场子去认羊。

“小舌头”跟“六月韭”嘀咕了好半天。正当队长夫人赶出羊来的时候，“六月韭”突然跑过来，挖挲两条短粗的胳膊，变眉色脸地冲刘二旦喊道：“队长，这里头有鬼！”

刘二旦愣了一下，走过来：“咋啦？”

“咋啦？你抻的纸蛋儿，你怎么可好抓住两只母羊？”“六月韭”这么一搅和，人们嚷嚷起来。

一向以刘二旦得力臂膀自居的三老虎，顿时跃马挥枪，瞪圆眼珠子骂道：“你们眼瞎了，他端着帽子，谁看不见！众人先抓完，才给他剩下的呀。”

“六月韭”急扯白脸地说：“谁知道帽子里的纸蛋儿够不够原数，又没当着我们社员的面数……”羊场子周围吵成一锅粥了。不可意的人要求重抓，可意的人坚决反对。是嘛，万事哪有那么公平，用戥子秤，还有头高头低哩。

要是以往，刘二旦可有好话给她哩；如今，他是队长，不能一般见识了。他耐着性子给“六月韭”“小舌头”解释：“咱们全队九十只生产母羊，一只一块钱，一年有九十块的配种费。你们两家均分开，足顶住分一只母羊。母羊下羔有时候还难保成活哩。”

“六月韭”胖嘟嘟的脸一仰，撇着嘴说：“我们不好占便宜，我们不是那种往钱眼儿里钻的人，我们是说这不公道。”

刘二旦生了气，不为钱你吵啥，吵孝帽子？嘴里却道：“挑明说吧，你是不想要这只骚胡吧？要说我抓蛋儿有鬼，不公道，我不跟你白磨牙了，你上公社告去吧。”

“六月韭”见好即收：“是呐，就是不想要骚胡。”

“你呢？”刘二旦转问“小舌头”。

“小舌头”忙说：“二侄子，按理说，抓住啥就是啥，人各有命嘛。我这一春抓了多少遍纸蛋儿，我也没麻烦你队长吧？你办事公道，众人有眼。我是想，我们家自留羊少……”

“行了，行了。”刘二旦打断“小舌头”的啰嗦，朝媳妇喊道，“嗨，嗨，把羊牵过来。”又对二位自称不好占便宜的麻缠人说，“我这两只母羊交代了你们交代不了？”

二位起初愣住了，还是“六月韭”反应灵敏，脸上变戏法儿似的涌上笑容：“二侄儿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可不准反口。”“小舌头”也赶忙献殷勤：“以后可再不麻烦队长啦。”

“白菜心儿”一下子噘起了嘴：“抓蛋儿到底还算不算数？不算数的话，全重抓。”

刘二旦走过来，使了个眼色，低声说：“听话，啊。”

媳妇却扬高声儿说：“要换，换你那一只！反正二一添作五，有我一份。”

人们同情队长，是呀，都换成公羊，太吃亏了。

刘二旦埋怨媳妇不懂他的甘苦，好说歹说，媳妇咬定不肯。他生气地说：“母羊比公羊能占多少便宜？”

“白菜心儿”过去也是好占便宜的主儿，丈夫当着众人的面揭她的疮疤，她又气又恨，嚷道：“光景过不成，拆散了算！”一跺脚扭身回去了。

“白菜心儿”一走，“六月韭”抢上去就去牵那只怀了羊羔的母羊。“小舌头”慌忙说：“她三婶，咱俩也得抓抓纸蛋儿呢。”

刘二旦对“小舌头”说：“二大爷，她是个女人家，就叫她牵去那只羊吧。那一只口齿没这只青，折估过来差不多。”

“小舌头”满脸涌起笑容，连连点头：“我听队长的，队长办事公道。”捧着羊乐颠颠地走了。

三老虎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冲着“六月韭”“小舌头”的背影，骂道：“队长办事公道！有你们这伙尖滑人，啥时候也公道不了！你们占便宜，别人就得吃亏。”

刘二旦拍拍三老虎的肩膀，说：“别吵了，他们占不了多少便宜。”

整整忙乱了一前晌，刘二旦觉得肚饿了，这才赶着两只老骚胡回了家。

家里空锅冷灶。“白菜心儿”见丈夫回来，伏在被垛上抽抽搭搭地哭泣。她跟刘二旦结婚半年多了，撵鸡喂狗，打里照外，把个小光景过得像一盆绿豆芽，水灵灵，嫩生生，挺有生气。前夫去世后，她寡妇一人，单门小户，像个快下娃的母猪，柴一把，草一把，什么也得往窝里扒搂。嫁给刘二旦之后，她啥也不用操心了，一门心思过光景。刘二旦现在变得样样都好，就是不懂得疼怜人——大凡小女婿，也许都是这样吧。他今儿竟然当着众人面，没轻没重地说那种话，好像他当队长的那么大公无私，她这个当老婆的倒拉他的后腿。伤心之处，不禁想起了头一个丈夫，唉，苦命人啊……

刘二旦不声不响地烧着火、稳好锅、添上水、挖出面，站到媳妇背后说：“嗨，做饭吧，前胸贴住后背梁了……”

媳妇呛道：“你找那不好占便宜的人做去哇……”

刘二旦背着牛头不认账：“我又没说你好占便宜。”

媳妇翻身下地，站在他对面，嗔怒地说：“咋你没说，咋你没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又不是三岁毛孩儿。”白白净净的圆脸庞上，泪痕斑斑，两只眼红红的，活似丹凤眼，再一嗔怒，越发叫人动情。刘二旦认输了，连连说：“算我说错了……哎，是我说错了，你还要咋？”

媳妇把脸扭过去，不理睬他。

刘二旦剪纸人般的大眼睛骨碌碌一转，装作和面，故意沾了两只面手，胳膊腕也变成白的了。他走到媳妇跟前，伸出两只手，央求道：“做饭吧。劳驾你给挽挽袖子。”刘二旦突然用面手在她的脸颊上蹭了一下：“嗨！没想到你脸皮这么薄，这么嫩，说了一句就吃受不住……”

媳妇头一晃，骂了他一声：“不进眼！”

刘二旦继续笑着说：“怨不得人们说你……”

“说我啥？”

“说你是个‘白菜心儿’。”

妻子又气又恨、又哭又笑，一边揉着丈夫宽厚的肩膀，一边骂：“真灰，你真灰，就能欺负我，就能欺负我……”

肚里的疙瘩解开了，弯曲的肠子通顺了，生活也就平静了。

还是在羊群分户喂养时，队里规定：每只生产母羊交一块钱配种费。会计沿门逐户催了几遍，有些户就是不交。

“小舌头”一副牙疼的模样：“大会计，家里紧巴。他娘的，一群鸡子贵贱不下蛋，唉……”“六月韭”头一仰，不屑一顾地说：“啥呀，看这一块钱肮脏的，迟早短不下！”说罢扭身就走。刘六的傻瓜脸一抽搐，阴阳怪气地说：“从来没听过羊走羔（发情）还要钱。如今的新鲜事真多……”不说给，也不说不给，不置可否。会计撅嘴道：“队长给你们个大面，你们给队长个小面。三刀子扎不出一滴血，都是些白萝卜货！”

“白菜心儿”抱怨丈夫道：“你看，我当初咋说来？这些人脑袋削得可尖哩……年初我就劝你，别当这个烂队长。人家把油水捞够了，叫你来收拾烂摊子，人家偷牛你拔橛，捉你这个大头鳖！遇上些好人还又一说，你瞧瞧那些人，一个个猴儿精的，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

刘二旦好生气恼，这些人也太不知足了，得寸进尺，给他二两颜色还想开染浆房哩。他出去找羊倌调查了一番，回来跟媳妇如此这般一说，媳妇扑哧笑出声

来，白净的脸‘腾’地红了：“就数你鬼大。”刘二旦说：“枣儿姓打马姓拴，扎不到疼处他还不觉知哩。”

这些日子，羊正在发情。刘二旦却把两只骚胡拴在圈里，不叫出群。众人大哗。是呀，还有不少没怀上羔的母羊呢。“小舌头”急得团团转。“六月韭”骂街：“哎呀，这也做得太损了，你那又不是龙种，把你金贵的。”刘六呵呵地干笑，倭瓜脸放光，他的五只母羊（包括自留羊）都已怀上了。三老虎拍手称快：“高，队长的招儿就是高！”故意冲着“六月韭”说：“没骚胡，叫你给我生，给我养，哈……”又对旁人说，“你们别怨人家二旦。有人不给人家配种费嘛。队长分了俩骚胡，已经吃了亏，莫非尽管叫人家吃亏呀。”这样一来，风向一转，火朝不交配种费的人烧来。这法儿还真灵，会计第二天就把钱收齐了。两只骚胡圈了三天，放出来撒欢，扑进了羊群。

播完种，尚未开锄，有一段闲工夫。刘二旦琢磨了好几天，决计照他的想法出去闯一闯、试一试。这一天，刘二旦起了个大早。媳妇从玫瑰色扣盖衣箱里取出那套叠得整整齐齐的深蓝色新涤卡制服，一双白塑料底、黑斜纹帮方便鞋，一顶蓝涤卡制帽，给丈夫穿扮好，又找出去年公社奖励的那支英雄水笔，替丈夫插在左上边插兜里，端详了半天，突然“哧”地笑了：“哟，像个公社干部。”

刘二旦装出一副庄重的神态：“你以为我当不了？县长、省长也是人当的哩。”

媳妇调皮地一耸鼻子：“不害羞，我看你只配当个‘末品官儿’。”

“薛平贵是个叫花子，谁料到 he 日后坐了龙椅！”刘二旦逗趣道：“说不准你日后还能做几天一品诰命夫人呢。”

“羞！”媳妇在二旦脸上轻轻扭了一把。

吃罢饭后，媳妇把二旦送到大门外。二旦牵着两只骚胡朝前走去，要不是屁股后头跟着两只羊的话，简直像个下乡干部呢。

刘六挑着一担水迎面走过来，诧异地问：“二旦这是做啥去呀？”

“赶集，卖羊。”

“卖羊？”

刘二旦狡黠地转转眼睛，拿腔拿调地说：“母羊怀羔用不着公羊，如今的新鲜事真多……”

刘六的倭瓜脸一下子拉长了，桶里的水扑洒在裤脚上，喃喃着走开了。

“哎哟！二侄这是上外父家呀？”当“六月韭”看见二旦屁股后面的羊，猜不出他的行动计划了。

刘二旦头也不回：“卖两个钱儿花。”

“小舌头”正在院子里浇菜，探过矮院墙，接上话问：“队长说笑话哩吧。”

刘二旦扭头看见“小舌头”，正儿八经地说：“说笑话？家里过得紧巴，一群鸡子贵贱不下蛋……”“小舌头”闹了个倒憋气。

“六月韭”惊呼起来：“呀，卖了公羊，母羊咋下羔呀？”

刘二旦不露神色，扬长而去。

刘二旦卖羊的消息，让“小舌头”一顿饭的工夫就传遍了全生产队。人们聚集在街头上议论纷纷。有怀疑的，有惋惜的，也有骂娘的。“他把配种费捞到手就卖骚胡，还不是硬往钱眼儿里钻？九十块钱哪！”“唉，打了两年交道啦，也摸不透他是啥心事。”“卖骚胡，就是坑害社员，破坏生产！”“谁叫你们当初在他头上画圈圈来？选了好队长！”

一向辅佐刘二旦的三老虎，一人能捂几张嘴？他半信半疑地来找队长夫人。“白菜心儿”说：“他走时候是说卖羊的，到底肚里打的是啥算盘，我也不知道。我不参政！”嗨，这娘儿们不知从哪儿学了这么个新名词儿。

三老虎对她生了三分气，闷声闷气地说：“你如今的身份跟过去不一样啦。他是队长，一举一动，几百双眼睛盯着，你得给他当好参谋哩。咱们队尖头滑脑、好占便宜的人多……”这个粗中有细的人自觉失口，切断了话。

“白菜心儿”的脸一下子红了：“三兄弟，你二哥的脾气你知道，办什么事从不跟我商量。我虽然见识短，可不拉他的后腿。分羊时候，他把两只大母羊换成两只骚胡，我……我也没硬拦。他当好了，我脸上也光彩，这个理儿我懂。”

三老虎走后，“白菜心儿”一个人想：是呀，把两只骚胡都卖了，母羊咋怀羔呀，怨不得众人骂他。他那么个精明人，就没想到？我怎么就没想起劝劝他呢。走前他说，说不定转到口外去，要给自己买一件中长纤维褂子，买一条针织涤纶裤子，说是结婚时欠下的债。她一高兴，把什么都忘光了。唉，要是惹起众人黑眼，告到公社，把队长撤了，鸡飞蛋打，名利两空，那可怎么办呀。她越想越不安，急忙去找三老虎，让他赶紧找他去，重新拿拿主意。

几天之后，刘二旦回来了。他又牵回两只公羊来。然而，这是两只新疆细毛公种羊，个头像小牛犊。人们像看马戏似的围着。

“小舌头”低声对刘六说：“听说这两只骚胡花了一百六十块呢。他，他这不是吃了亏吗？”

刘六的傻瓜脸神色不露，讥讽地干笑了两声，仿佛他是独具慧眼的政治家，

洞察个中奥秘。嗯，这小子，别瞧岁数不大，却老谋深算，是个成气候的东西。刘备怎么打的天下？三分天意，七分人心。上一回县长坐小蛤蟆车来，跟他们几个老汉蹲在一块闲聊，说刘二旦是棵好苗苗。嗯，说不准这株不起眼的小苗苗将来还真的长成一棵大树呢。日后打交道需要小心哪！

“六月韭”狐疑地走过来，对“小舌头”说：“他出口外倒贩羊，谁知道他不是吃了亏，兴许还赚了利呢。那两头毛狮子，跟咱们本地母羊……能行？”

这一次做宣传工作的不是“小舌头”，而是三老虎。他觉得那么光彩、自豪，冲那些不很本分的人说：“以后你们遇事别再瞎嚷嚷。说他倒贩羊赚了利，胡嚼！连配种费带咱那两只骚胡，还倒贴了十块钱呢——这还不算路费。队长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全队改良羊种！”

“白菜心儿”见丈夫回来，满面笑容迎上来。当二旦把前后经过一说，她的嘴撅起来。他许的诺言，一句也没兑现，别说中长纤维，连短纤维也没买回来。没等丈夫说完，她一扭身子，给了他个脊背。刘二旦也觉得对不住媳妇。是嘛，出门在外，连个糖蛋蛋也没给人家装回来呀。他那双剪纸人般的大眼睛骨碌碌一转，自我解嘲地说：“算我不对，我缺心眼儿……我实在是身上没钱了，从前日起就没一分钱了，顿顿啃干饼子。”停了停，他又给媳妇算细账，说这两只细毛羊，一年两茬羊毛就卖七八十块钱哩。“咱是个新队长，说话办事就得跟他们旧的不一样。咱要是还跟他们一样，你想想……”

媳妇突然转过身打断他的话：“我也不是那种往钱眼儿里钻的人。我是恨你为啥不跟我事先说明白？你心里……没有人。”

刘二旦事先瞒着她，是怕她阻拦，如今自知理亏，笑着赔情道：“从今以后，我有了事跟你商量。”

媳妇认真地说：“我只给你参谋，我不参政！”“参谋”这个词儿是刚从三老虎口里学来的。

刘二旦听到这两个新名词儿，笑了。他喝罢一碗水，说：“好人，快给咱做饭吧，快饿死了。”

“吃啥呀？”媳妇疼怜地瞥了他一眼。

二旦笑着说：“就吃白菜心（馅）儿肉饺子……”

“白菜心儿”一词在家里是忌讳的，他却故意叫得怪响亮。

媳妇那双丹凤眼嗔怒地一瞪：“你就会欺负我。”说着抡起了拳头……

洗澡

马海

马海：大学中文系毕业，从军三十年，2006年转业地方工作。曾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出版长篇小说《我是谁》，散文集《胡麻的风范》。近年来在《今晚报》《大同晚报》副刊发表一系列散文。作品曾在《光明日报》等报获奖。

题记：所有的烦恼，一洗了之。

—

从第一条腿迈进澡堂子起，张秘书就没带劲儿过，就是盖上三张大被窝、埋住头睡上三天三夜，也梦不见天底下竟然有这么高级的洗澡地方。他傻乎乎地跟在大家伙后面，换鞋，领牌，连毛巾和搓澡巾都是崭新的。张秘书感觉这不是去洗澡，到底是做啥去？他心里面也没底。

张秘书是市政府办公厅秘书，用办公厅打扫卫生的临时工赵老头儿的话说，他这个秘书不中用，是一个萝卜头秘书。其实张秘书和别的秘书一样，无非都是写写画画，毛病就出在他没跟着头儿，大头儿没跟，连副头儿也没跟，没有根台柱子给撑着，脊背后头空落落的。

“五位洗澡？”张秘书跟着大伙儿换完鞋，手里捏着牌子和洗澡用具，刚刚走到第二道门前，旁边一个服务员冷不防给来了一嗓子，紧接着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老板请，老板请”，一直被请到里面一个好大的房子里，张秘书才看出点澡堂子的意思。一个个好大的长条桌子，上面铺着白生生的像毛巾一样的布，有正在脱衣服的，有在穿衣服的，也有赤条条儿红棍儿似的躺在那个长条桌上的。张秘书猛不丁想起了村里面杀猪时给死猪褪毛的案子。